

THE TAIWAN-BUNGEI

文藝臺灣

定價三十銅

輯編盟聯藝文灣臺

總經理  
林子平  
總發行  
大東信託株式會社  
總經理  
林子平  
總發行

第二卷・第六號

6



大東信託株式會社

臺中・臺北・新竹・臺南

# 臺灣文藝 六月號 目次

無限否定と創造性

楊杏庭 (二)

ヘルマンヘッセのシツタルタに就いて 瀧坂陽之助 (九)

春と詩 廖金錯 陶淵明集に就て 謝萬安 (九)

詩に關するノオード 翁闡 批評家に寄す 陳垂映 (五)

他其・想感 残された手紙 水田皆雄

大震災 感想二三 楊達震災地へ 李頤祥 (五)

圓紗の目眺め 一文聯印

書一(詩) 丘英二 吳天賞 岩井義雄 史民 (五)

翁 霍泰 周加慶 陳臘新 陳玉樹 黃培

翁 楊里猛 岩井鐵二 吳坤煌 川上夜詩子 楊俊儕 (五)

翁 雷石榆 范治任 黃采煥 林生 郭一舟 (五)

翁 蔡盈民 范合隆 放浪兒 白山義隆

翁 翁 周丙 曹曉河 林昌烈 (四)

翁 警(前篇) 一オリヤン・ハーブ (五)

翁 奥様と音樂會 林敏 孫吉 (八)

翁 東京支部の提案 谷昌 (四)

翁 福佬話 郭一舟 (三)

翁 我所切望的詩歌 雷石榆 (三)

翁 讀對臺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的感想 一浪 (三)

翁 隨筆 兩個朋友 雷石榆 (三)

翁 創作 想鄉 秋 (三)

翁 最後的一封信 吳鴻煊 (三)

翁 理想人黨 湘月 (三)

翁 五谷王 謝萬安 (四)



# 福佬話

(上)

郭一舟

## 目次

- 一、研究之必要及價值
- 二、福佬話之來歷略說
- 三、福佬話之通性特質
- 四、福佬話之古語研究
- 五、轉音及用字的整理
- 六、福佬話文研究餘說

## 一、研究之必要及價值

「福佬話」此一句名辭，有二款之用法。廣義上，是連湧頭話·潮州話·瓊崖話也包含在內，所用的人口大約講有一千五百萬人咧。狹義上，就是以廈門話做代表，指閩南·廈門·漳州·泉州一帶之方言。在臺灣日本人普通，據叫這狹義之福佬話做臺灣話。其實，島內尚有客家話咧。（照例，生蕃話無上算。）

福佬話，確實是方言。總是在咱臺灣，還有二重之意思。第一、從文化圈從語言系統講，對華北「官話」也是方言。

此點及對岸相共。第二、從政治圈講，對日本國語也是方言。此點及アイヌ話·琉球話無差。

福佬話之研究真要緊。這，我想讀者諸位是無有異議。總是究竟，實在是有甚麼研究之必要及價值呢？照我想對此層，隨便會得舉出五項來說。一、五項目請做五行排印，日常語言生活之反省。二、鄉土文學之創造。三、口傳文學之研究。四、古音古語之歷史研究。五、國語教育之補助。

(一) 日常語言生活之反省——語言，雖是表咱人之意思情感之工具爾々，不拘，這工具對咱人心神性靈是有極深刻之關係。語言若雅正，靈性都高尚。語言受壓迫，心神都委屈。況兼，人之語言生活是自搖籃時代之母語方言做根底。方言，正是表示語言生活之真相實情，也是國語生活之泉源。所以，近來各國之語言學者極重視方言。對於各己日常之語言生活，除去野蠻民族以外，恐猜，無人真像咱大家者量無反省，者量失覺察者咧！

(二) 鄉土文學之創造——我真心希望國語之普及，總是也相信方言不滅。設思，世界之文學據清一色單々用一欵之語言發表，人類的精神生活都極其單調無味咧。關於鄉土文學之價值，我想島內定着也有專家，我不該多言。限但，咱之鄉土文學之創造，也看先從咱方言之文字化此途研究着手。日常實際之語言方言，各々有相當之文字寫得出，鄉土詩人即會得自由吟詩與唱讀，鄉土作家即會得洗煉伊之情緒，齊整咱之語言美感，寫出好々之創作與咱鑑賞。

(三) 國傳文藝之研究——民間自古囉傳噶代之傳來之俚諺，俗語，謠語，歌謡，故事，傳說，諸般是咱祖先代々之民族常識之結晶。不但開有藝術之價值，蟲研究民間信仰，民間道德以及民衆之人生觀，社會觀，政治思想，也是第一要緊之材料。近來島內對此方面也有了淺薄著者着手採集之風氣，真實可喜。總是，這，又還是咱對方言之文字化此途先辦，即會使得。

#### (四) 古書古語工歴史研究

大凡、語言是無有絕對工標準。可以定講、標準語都是正、都是雅、方言都是邪、都是俗。從歷史的眼光看來、從語言生活本身講起、確無正無邪、也無雅無俗。古來工文獻所保存工國語、不過、是各時代工語言エ一小部分、真實是所謂講「九牛之一毛」而已。偏々仔、不但方言裡有保存古音古語、尚且有時也有方言顛倒是古音古語エ正統エ。古語、又更是常々參歷史上エ重要史實有來聯エ。所以、新近日本エ學界有真多工語言學者、民俗學者、熱心在著研究方言。真像柳田氏其派、著研究琉球語以及各地エ方言、金田一博士研究アイヌ話、確已經有相當工好成績。民國工語言學者、大半為圖謀國語統一運動エ成功、新近也有幾位工學者、真像趙元任氏、羅常培氏、羅莘田氏、故劉復氏著熱心研究方音エ。福佬話裡、所保存エ古音及古語、是極其多。(後章參照)不限定研究漢語史上真要緊、尚且專研究日本國語方面エ漢語、也是絕對未使得輕視エ。

(五) 國語教育工補助

日本現代エ國語教育、名號做國語教育、其實是國文教育。偏重形式、偏重理智、事々用非史的理智的說明、無用歷史的心理エ說明。實際エ活語言國語エ活語法、談話エ修練、一切確無尊重。現實エ語言感覺、國語エ感情方面、美感方面、一概「置之不問」。語言エ生命根、「語感」、口氣、滋味、芳香、計一下無者皆顧。此款死板エ教授法、驗エ方法著指導急講國語談話。不爾、語言エ、語調、語感、無傳教與學生、速真實エ意思及語法以及國語蓋重要工敬語法、都是放與學生各己去「讀書百遍其義自通」。除去極少エ天才學生以外、確是「莫名其妙」。此款エ教法、及舊式エ書學仔(書房)實在是「七仔未薰笑八仔」。我想、公學校エ教員及中等學校國漢科、英語科エ教員、應該着研究臺灣話、通常常々用臺灣話比較與學生會得徹底知影、有時學生因為臺灣話中エ類似語句エ意思及句法、致此錯誤工時、也即有實驗驗エ矯正法庶可救。若咁呢、國語教育エ確「事半功倍」。唔、寫來到者、我想續筆將柳田國男氏對內地國語教育エ講評、抄錄出來與大家做參考。

「又常民の感覺に就いても實際複雜である。彼等がそれを表出する手段は閉塞せられて居る。言語の教育は此點十分に考慮する必要がある。此の頃使用せられて居る外來語なども、一般に原義を誤解して居るものが多い。漢語の採用にも

誤解曲解し多い。日本の農民の感覺の精緻なことは世界無比で、其の表現にしても實にディリケートである。今日の國語教育は此の方面の問題を實に忽にして居る。人は必ずしも明瞭に心の苦悶などをいひ表はし得るときまつて居ない。殊に今までの日本人のやうに、外から焼き亂されない型の中の生活をして、物は云はなくとも心持はわかるといふ所謂以心傳心の交通をして居た人々は、新に自分の感する所を人に語らうとすれば、多くは失敗する。何となく氣になる。何だか面白くないといふ類の形のない不安不愉快は、斯ういふ新舊文化の交錯する時代には増加するばかりで、減することはないのである。それに常民自身の言葉での表出を壓へて、表現は不便な標準語を押賣することは、彼等の口を壓へ表現の垣をしたことである。彼等が先祖代々から持續けて居る言語でさへ、尙描寫することの出來ぬ複雜な内部生活は、いくらよい言葉でも外部から與へられたもので表現出来るわけのものではない。實際鄉土人は自分の眞の生活を外部に自ら説明することも、説明して貰ふとも出來ない状態にある。彼等の心情感覺といふ風なものゝ、正確な認識は未だ誰もなし得て居ないのである。元來言語教育國語教育の理想は、理解解釋のみに置いて、満足なる表現といふことに置かなかつたならば、その表現の壓へられ閉塞せられたものが、何處かに爆發しないでは居ないのである。意外な斷定のやうに思はれるかも知れぬが、今日の社會不安の基礎に、この國語教育の失敗が横はつて居るとさへいると思ふ。常民の用語は現實の彼等を示す一つの鍵である。自分の集めて居る農村・漁村・山村の語彙を見ても此感は深い。今日の現實的な感覺の表現に彼等が適切な表現を持つて居るとは云へぬ。田舎の青年の演説などを聞くと、彼等が言葉の足らぬ悩みを悩んで居ることがよくわかる。思想善導などといふことはもとより我々の學問の領分ではないが、其方面にも幾分の貢献はなし得る點もあると信する。」

——(柳田國男氏著、民間傳承論第二八七—八頁)——

【註】 1. 「未薰、讀做 *mueng* 抑是 *boes* *sag* 文言「不能」之意。

2. 「這」讀做 *zho* 有時 *che*、相當華北エ話這個。「此」讀 *chi* 專做指示形容詞用。

3. 「姥」讀 *lah* 抑是 *boel*、「婆母」*ai-boeh*,「抵母」*tih-boeh*。後章參照。

4. 「者」讀破 ch'a-i-ni, 相當華北話「這裏」和文「コソナニ」。一彼量讀破 i-u-o-leng, 表「ソソナニ」「アソナニ」。
5. 「著」讀 ie-ni, (「低」字讀書音下入聲)表示現在繼續, 「着」字, 話音一概讀 i-oh, (「着手」)「書寫字」, 話讀 iok, 「在」字, 話音限定做 i- 紅。〔在著〕——i-e-ni.
6. 「通讀」(hong), 文言「可」之意。
7. 「其」語 hi 專用做指稱指示形容詞, 可以及後, 「讀 his (有時變調讀上聲)區別。
8. 「逢」可以做「與人」「ou/ in」(音合而成音讀)「與人屬」——「逢屬」。
9. 「不爾」讀 mi-ma, 「不但爾」二省略體。「のみならず」。
10. 「到者」讀 ka-u chia, 「者」將字音原聲調(上聲 sha)改變上平聲, 做表場所指示代名詞用, 相當華北話「這些」「這些個」。  
〔這兒〕口傳藝工研究其節中「諸」字讀 chia, 做近稱複數指示形容詞, 代名詞用, 相當華北話「這些」「這些個」。  
請參看第四章第四十條。

## 一、福佬話工來歷說

中國東南地方, 福建省及廣東省, 古早, 地名總號做「閩」, 「粵」(「越」)。因何, 「閩」「粵」二字, 都不是好字, 有未開化之意, 無怎, 現在福建、廣東一帶方言, 太會比華北「正音」以及中部其他處方言, 顛倒加保存質量多漢語本來古音, 古語呢?

要解決這問題, 著要從「閩學」(葉國慶氏)、〈已經收在伊著《語言學論叢》——開明書店出版——裡喲。〉總是, 其篇大概講究廣東及客家語, 此少論及着各乙福佬話。對此項問題, 我各己也猶未有自己乙意見。且諒我介紹葉國慶氏乙說。葉國慶氏在伊著文「閩方言音與十五音」裡, 有一節論「閩南音之由來」。此篇文, 載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

八集八十五、六、七八合刊, 方言專號裡。此本雜誌, 現在較難抵得喎, 我將其節原文抄錄下。

我們看閩南音有重唇音, 無輕唇音, 有舌前音無翹舌音, 有日呂韻, 可知現所保存之音頗古。更就歷史上事實觀之, 知閩南所保存之音是唐以前。按漳、泉、廈一帶工地方, 在晉始與中部接觸。晉太康三年, 置晉安郡。(東晉疆域志)興

地廣地: 南安、晉屬晉安郡, 宋以後因之, 後置南安郡, 改郡爲縣, 漳州府志: 晉安縣在漳縣西南, 晉泰義九年置。興地廣地: 龍溪、梁置, 屬南安郡。龍溪縣志: 六朝戍閩者, 多屯兵龍溪, 此爲漳泉一帶始與中部文化接觸之記載。晉以上則無確實痕跡可尋了。在此時間, 最影響于閩南文化者, 厥惟晉之東渡。這時中國北部爲五胡所據, 語音正受劇烈變化, 而蒼萃于晉安郡的東晉「衣冠士族」正與荒赤的閩南人民相接觸, 把他們所帶來的文化——語言文字——輸給這班人了。

到了唐代, 漳州又渲染一番北部文化。垂拱二年陳元光(光州固始人)替他父親陳政顧綏安, 翳蠻闢地, 奏置漳州, 裕以元光知州事。後來元光子珦是一個「臺院秀儒」曾在這裏「主鄉校, 與士民講習。」珦子鄧、鄧子謨又相繼爲州刺史, 人民又受他們極大的薰化了, 閩南文化便在這兩時期造成。這時的語音與北部相同。到後來北部的音又受重大變化, 那時語音却因此保存一部份在閩南。

『五代至宋, 北患愈烈, 中原舊地, 化爲兵馬之場。文弱舊民族抵抗力薄, 然其不平憤激之情可知也。悲涼慷慨、發之于音, 促音消而余韻長, 唇內鼻音, 弛而爲喉音。顎音清音之k, k', 為近于後古端之ch, 痿變且爲近于喉音清音之ts, ts'。』凡此皆從來所無之音變也。」(胡以魯國語學草創)

五代至宋, 北部語音變到如此利害, 而僻處海濱之閩南却不受影響, 尚存日, ts' 音。北方, k, k' 為近于後古端之ch, ch', 「群」讀 chuan, 「茶」讀 chaa, 比較的都近國音了。

這, 是葉國慶氏所說。總講, 東晉永嘉之戰亂以來, 中原受塞外民族混亂, 語音後來漸々有大々工變遷, 福建、廣東工方言, 因爲是歷代漢族避亂南遷留傳來, 所以, 號倒會得保存古音古語。自然, 未董講, 若見福建話、廣東話都總總純粹工古音古語。無論何位乙語言, 都是隨時隨地變乙。總是, 比較華北反種乙「正音」, 以及別位各處有大變異乙方言, 所保存乙古音古語是質量多, 猶可以講是保守漢語乙正統咧。(華北話乙特色, 小稿「北京話」裡, 有普略仔講過喎, 請參考。)

註 1. 「下々面頭字」下字是動詞, 讀 hō, 「置」、「おく」「おろす」之意。第二字「下面」乙「下」字形容詞, 及「下脚」相像, 讀 p'。

「下」字乙古音是 h̄, 由 h̄ 變 h̄, 又失去聲母 h̄ 單々後餘韻母。現在華北話音「下」讀 h̄, 的確是由 h̄ 變 h̄ 韻變

2. 「何」字，白話音讀 z 是由古音 h 轉變來的。讀書音 h 是古聲母 n 變 z。照廈門音裡 k 聲母互變之例，未少。按在第五章詳說。

### 三、福佬話之通性特質

咱大家每日天光及日暗，嘴裡講也福佬話，耳孔聽也福佬話，心裡想也福佬話。（「福佬話」此句名辭，我著用之，在咱臺灣是所謂臺灣話中對客家話講工，狹義工用法。順續在者，批明。）總是，咱這福佬話之聲韻組織，是有什麼樣之通性特質呢？大家因為平素無反省，失覺察，若遇着此款質問，却難得應答。對咱工母語，早前都有「十五音」，也有教會西洋人之羅馬字白話字典之編著，但是，<sup>五</sup><sub>六</sub><sup>七</sup><sub>八</sub> 摘不出 phonological study（音韻學的研究）之範圍。猶不是純正之 phonetic study（語言學的研究）。最近民國語言學者羅常培氏，用最新工語言學理，科學的實驗方法，將廈門話語音工聲、韻、調，工音值 Sound value 研究真精楚分明，著成一本冊，號做「廈門音系」。羅氏工研究，尚且有更及舊韻書「廣韻」工聲韻比較，編出幾仔歌也着真像此款科學的重真精細工著作，緊々，從島內工同胞發表出來！

「廈門音系」裡所說工，不但用新式工標音記號，精密工學理，也有用在來工等韻學說，較深入專門，不便一一引用來在者介紹。有志列位，請各已買其本冊繙讀研究。（民國二十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商務印務館有代售，定價銀二圓。）我，者，且將咱大家之常識上，較重要工，舉去幾條仔來講。

咱福佬話，廈門音系工聲韻組織，總講，有二十箇聲母。有五十七箇韻母。有七箇聲調。（語音起頭工發聲，號做聲母，其余收韻工音，號做韻母。譬如「分」 piau 是聲母，ün 是韻母。）民國新國音標準，北京話裡，從趙元任工說，聲母是二十二箇，韻母四十箇，聲調四箇爾々。

#### 一、聲 母

1. 韵母，照羅常培氏精細工研究，有二十箇。「悲」、「被」、「廢」、「育」、「知」、「錫」、「離」、「連」、「飢」、「歌」、「宜」、「硬」、「伊」、「義」、「渣」、「差」、「紗」、「支」、「痴」、「兒」。

2. 有全濁音「廢」 B 「宜」 G 「兒」 J 。這是現代華北音所無也。有次濁音「首」 M 「連」 N 「硬」 NG 「離」 L 。但是「首」 M 「連」 N 「硬」 NG 工聲母，大部分捕是白話音。

3. 無有齒唇音工舊名輕唇音 F，也無舌尖後音。舌尖後音是着要捲舌工，翹舌葉音，所以無相當北京話工「知」「痴」。「詩」「日」工聲母。此點，我在小稿「北京話」裡，已經有講過喇。這，是真重要工特色。就是，錢大昕氏從文獻考證講，古早無輕唇音，及舌上音工論定，可以將咱現實工口音做鐵證。所以，宋代以來工音韻學說分「知」「澈」「澄」類做捲舌工舌上音工字，咱猶還也是及舌頭音工「端」「透」「定」類讀相像。您分「非」「敷」「奉」類做輕唇音讀二字，雖然咱工「孔子白」（打算因為受北部韻書工影響），變歸舌根音「義」 H 去，在白話尚且猶照古用重唇音。「廣韻」裡有分重唇輕唇，及舌頭舌上，其實在隨代工切韻都猶未有這分別咧。（參看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切韻專號·所載·羅常培氏「切韻探闡」）什麼分「照」「穿」「牀」「審」「禪」做所謂齒音，及「精」「清」「從」「心」「邪」工齒頭音·另外做一類，也着要捲舌，又亦不是漢魏時代自本有工。

#### 二、韻 母

1. 韵母，統共工有五十七箇。十六箇陰聲韻，十二箇半鼻韻，二十七箇陽聲韻。（有韻尾輔音工附聲韻，號做

陽聲韻。無韻尾，輔音工單音及複元音，叫做陰聲韻。元音是 vowel，輔音是 consonant。）

2. 元音。有洪工 o，「烏」及細工 i，「居」二種。複元音 ö 及 ü，各々有分別。

3. 有開口、齊齒（i—i 類）及合口（o—o 類）三呼。無撮口呼。就是無有真像華北話工「魚」「雨」 yu 工前四韻。

4. 韵尾輔音有收工 m，—n，—ŋ，—p，—t，—k，—q，七種。前三種，是舊學者所謂講「陽聲」工。華北「正音」以及各處方言現在只收 —n，—ŋ 二種。收日工，單々福建話及廣東話，猶保守在著爾々。後四種，是「入聲」。其中收

—q (Campbell式用—h) <sup>九</sup>，是原入聲在白話音軟化工。

ホ、白話裡、有十二箇半鼻音、（真像「要」e<sup>a</sup>、「鞍」oa<sup>a</sup>）及「箇聲化韻」「姆」m「秩」ng。這也是咱福佬話之特色。

### 三、聲 調

イ、「平」「去」「入」三聲、各分陰陽二調、「上」聲只有陰調無陽調。入聲、在北方自元代以來、完全無去調、現在單々福建話及廣東話猶守喇爾々。

ロ、濁母 b B d D 各聲母有陰平、陰入、無陰去。<sup>四</sup>一各聲母擁平、去、入三種陰調。限但濁聲母之陰調大部分是白話音。

ハ、平上去入之分配、及「廣韻」<sup>五</sup>分類大概一致。陰調屬「廣韻」<sup>六</sup>全清次清之聲母、陽調屬于全濁次濁之聲母。因為濁上聲變成陽去、所以上聲只有陰調一類。

ニ、聲調之轉變、有相當之變遷。常々因為輕讀及重讀之增差、意思都完全無相像。譬如、「後日」二字、若「後」字照本聲之陽去調重讀、「日」字轉變讀輕聲、就是華北話「後天」現代和文臺灣明後日之意思。若「日」字重讀照本聲調呼陽入、「後」字輕讀轉變陰去、却是後來之意思。「過去」「無去」「做人」也是重讀上「下」字之增差、都各二致無像之意。這路轉調、在來咱大家著講話之時、總不免注意也未會錯。總是、在此後之福佬話文裡、却若要張持<sup>七</sup>咱福佬話、猶有一層之大特色。就是、讀書音（字音）、及白話音（話音）、增差甚多。「言文」<sup>八</sup>不一致、文白相離、是數千年來之久症、漢字文化之病根。民國文學革命後之白話文且莫用講、華北現在日常著講之活語言裡、也「文白」參差。只是、想工無真像咱工者難經、者厲害。總是、也不比咱工字音拗較舊、話音較新。咱工白話音裡、不限定真像、「室」「婢」「肥」「飛」「房」「父」「分」「放」「斧」「吠」等用重唇口聲、「芙」「浮」「捧」「紡」「芳」「蜂」等重唇p<sup>九</sup>聲、是保守古音工。尚且、真像、「寄」「騎」「奇」「崎」「攀」等白話音讀 -ia 及「詩經」<sup>十</sup>之押韻相共、保守古々々音。福建漳州出身之林語堂氏、用咱這「土音」證明伊工「支脂之三部古讀放」<sup>十一</sup>研究、解決漢語音史上古來之大懸案。但是、也有真像、「山」「餅」「娶」<sup>十二</sup>因為韻尾鼻音之影響、續連、具字工音拗變成半鼻韻音、以及々入聲韻尾工歛化、譬如「合」字本音是 kap、hap、用 P 收韻工、變 kaq、haq (kah, hah) 僅々箇一箇內喉內而工歛工氣勢。此歛工、就是白話音也有變古工狀況。

總講、咱工福佬話、恰若真像九、重釋附。下底裡、有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代之上古音、中古音、唐朝工音。中央裡、有「諸古音古語南遷後隨時隨地轉變來工。也有宋代工所謂「今音」受北部「廣韻」以來工韻書字典所影響統制工新讀書音。頂面裡、有傳染着幾句仔元明清以來之「北音」，有及隣接方言、福州語、客家話互相影響工，在咱臺灣又更有真像地名其歛淡薄仔生蕃話、恐也有一滴仔和蘭時代工紅手話、也有最近四十年來工日本國語中工「漢語」以及和語、一二句仔新西洋語、什麼擁有了々。實在重々疊々。層々複雜。從斷直工歷時層看來、也是九重釋。

此歛九重釋、福佬話、寫上文章來、恐猜有人嫌、一字常々有二三樣的音、真像「合」字有四音、太亂雜、不成體統。對抱懷此號驚惑嫌歛工人、我請伊試想看和文咬焉樣都好。和文裡、漢字有訓讀、音讀、音讀有漢音、吳音唐宋音明清音幾仔歛工參差。譬如、「字「上」字、讀ジヤウ（上等）、シヤウ（上人）、シヤン（上海）、讀かみ、うへ、うは（上衣）かう（上總國）かす（人姓、「上總」カズサ）、かん（上達部）のぼる、あがる、あぐ。在漢文工訓讀、有時也讀のぼす、のす、のる、たふとぶ、たてまつる、ほとり。在人名裡也猶有古怪工讀法咧。量約仔算來、也有十外仔歛工讀音。大家也無嫌什麼不便。所以、咱工福佬話文、若讀慣勢——有讀隨時都慣勢——都知影逐滋味。也有祖傳工人臺灣、也有父公所蔭工山珍海味、也有外來工樹椒味素、也有養腦補胃工嚙妙珍味、實在僅假白菜湯、極妙無比。

福佬話工語詞及語法工特色妙處、猶更待此後工研究。真像形體觀念真發達、表具體的工動作工動名詞、極非常豐富。譬如、表料理方法工動（名）詞、有、煮 (Tsui)、炒 (Chhia)、煎 (Chiaw)、燂 (sah)、炊 (chhoe)、蒸 (hheng)、焜 (kun) 炕 (khong)、熬 (go)、烹 (pheng)、燜 (bnn)、燂 (tum)、燉 (tun)、熇 (hok)、焜 (piak)、悶 (tio<sup>a</sup>)、熗 (poe)、燉 (hip)、炮 (piu)、烘 (hang)、煎 (Chi<sup>a</sup>)、燙 (thng)、浮 (phu)、燬 (si<sup>a</sup>)、悶 (am)、風 (hong)、油 (lai)、燴 (tsia<sup>a</sup>)、溫 (un) 等々々。(用刀工方法、另外猶有真量多歛、無算在內咧。) 用手用腳工動作、各々擁有將逐舉動工情形勢面、分別及真精微、真詳細。動作觀念發達及者量精細美妙、恐猜、世界各處的方言、國語、攏遠未着呐。

【註】 1 「及」讀く、ah、話音 eep 工入聲尾軟化。

- 2 「者」讀 *zhe* 請參看第一章工註10。
- 3 「迺」是私製工新字讀做 *lai*, 做過稱工複數指示形容詞代名詞用。及近稱工「諾」*no* 對待。相當華北語工「那此」「那些」一個。一章註10參看。
- 4 「迺」*乃*音字同音 *elai*。利餘工意思。
- 5 「張持」一持字受「張」字聲母工音同化作用，讀變工「張持意」工省略，細心注意工音似。
- 6 「具」讀 *kui* 具四工音，相當華北語工「整圓」。
- 7 「返」私製工新字，音 *fan*，這稱工單數指示形容詞代名詞，及複數工「迺」對待。又更及近稱單數工「迺」*娘娘*「諾」也相對。
- 8 「迺」工從 *行* 行工意思。

(未了)



## 我所切望的詩歌

——批評四月號的詩——

雷 石 榆

的詩歌。

三年十月三日遠地舞武出版紀念會中，我和吳坤煌君認識了以後「臺灣文藝」才親熱地和我訂了姻緣。可惜年來只是熱愛於詩歌，對於理論和小說的大作，就粗々看了一些吧了，所以詩歌以外的話，不敢妄說什麼。

當初「臺灣文藝」的詩歌，實在和我所切望的距離得很遠。悲觀、傷感、戀愛的醉吟，身邊瑣事雜唱等似乎觸目皆是。但最近幾號裡，較有意義的作品却漸々出現了，這大概由於有過幾篇對於詩歌的批評的影響所致吧。於是我想起火燄隨着愈益明耀起來，這篇文章是在這樣的情緒緊張中寫出來的。

這幾天因為精神很壞，四月號以外的詩歌難想闡論說一說都不可了。

在未說到四月號的詩歌之前，我想簡單地說一「我所切望

的詩歌」。

王孟蓮香的歷史輪下顛簸，呻吟，殘喘地呼吸着的布爾喬亞的小說家和詩人們，早已喪失了資本主義初期的活生生的魄力，他們的運命已在新的現實的洪爐的烈焰中葬送了。所以生命還沒終結的現有一般布爾作家們，或逃避現實或作長歎短歎的呻吟，或作「玩物喪志」以消遣無聊的什麼屁句。更有一部分是反動的，為持續自階級的殘喘中的運命而蒙蔽現實、麻醉大眾、作統治者的儼犬或看門狗了。不過，我們也曉得，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臺灣的作家們啊！詩人們啊，體驗得比我們觀察更明晰的狀

在你們的頭上的現實的枷鎖，和在那枷鎖下的大眾生活，以及和世界的矛盾尖銳化的現階段的種々關係不可分離性底諸樣事象不是清々整整的擰在你們的身邊麼？然而作為詩人的